

誠

齋

集

一六



誠齋集卷第六十九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奏對劄子

壬辰輪對第一劄子

臣聞國之命如人之命人之命在元氣國之命在民心故君之愛養斯民如人之愛養元氣也然愛民者君也推君之惠而致之民者吏也

陛下身居乎九重而心周乎比屋儲神於蠖濩而見民情於耕桑墾畝之間頃嘗捐丰賦以與民古者艱難之時所未嘗有也近嘗出官帑以賑饑古

者匱乏之時所不能為也有愛民之君如此為監
司守令者其忍負之顧乃不然或郡境實旱而不
受民之訴或縣無上供而預備民間來年之租甚
者攘肌而及骨剥民以進身兩稅自有省限也或
先限而責其至足常賦自有定數也或厚歛而猷
其羨餘甚不稱 陛下憂恤惻怛之意也澤不下
流感召早暵江湖之上旱遍數州天意若曰遠民
有不被 陛下之澤者也吏之壅闕上澤如此可
不昭然遠寤哉臣聞令不自行不有所勸則令不
行惡不自止不有所沮則惡不止唐代宗之時秋

霖損稼渭南令劉澡稱縣境苗獨不損代宗命御史朱敖視之損三千餘頃代宗歎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乃貶澡南浦尉若代宗者可謂知勸沮矣唐宣宗之時補闕張潛上疏以為藩府每以羨餘甄獎竊惟藩府財賦所出有常苟非賦歛過差及減刻將士衣糧則羨餘何從而致宣宗嘉納之若宣宗者可謂知勸沮矣臣謂當今監司守令有如劉澡之所為張潛之所論者願

陛下有以深沮之仍詔臺諫以論列之勸沮一明則聖主之澤如流水之源沛然而下無敢壅閼矣

取進止

壬辰輪對第二劄子

臣聞人主之要道有一而所以為要道者有二何謂一曰用人是也何謂二曰任賢曰使能是也有正直中和之德者謂之賢有聰明果敢之才者謂之能賢者有所必不為故可任而不疑能者無所不為故可使而難御漢高帝之於蕭何張良託之以國託之以子託之以心腹至於韓信黥布使之將兵使之殺敵而高帝之心腹未嘗敢以託之也此任賢使能之效也至於東晉所謂賢者不善任

之而乃使之故使商浩將兵則無成功所謂能者不善使之而反任之故任亘溫以國秉則幾僭竊此失於賢賢使能之效也 陛下以英明之任當艱難之極廣覽豪傑博延俊乂蓋將紹開中興坐致太平任賢使能之道兼舉而並得之視周宣有光焉漢高之事不足進也然任賢非難知賢為難使能非難知能為難故知人則哲帝堯猶難之人不易知侯嬴亦嘆之如臣之愚何敢措其說抑嘗參稽古先斟酌聖賢而得其至精至粹之要矣敢以為 陛下獻臣間觀賢者必觀其所主觀能者必

觀其所試主司城正子所以為孔子主癰疽瘠環則不足為孔子然則人君欲知其臣之賢德歟主於司城正子則其賢德無疑矣欲知其臣之姦邪歟主於癰疽瘠環則其姦邪無疑矣賢者任之姦邪者不任之則任賢之道盡矣臣故曰觀賢者必觀其所主畜夫之利口而無補於漢周勃之訥而能安劉氏然則人君欲知其臣之才能歟似不能言而能立功立事者其才能無疑矣欲知其臣之誕謾歟敢為大言而不能成事者其誕謾無疑矣能者使之謾誕者廢之則使能之道盡矣臣故曰

觀能者必觀其所試臣區區千慮之一得惟
陛下裁擇取進止

癸巳輪對第一劄子

臣恭遇 陛下親郊底于休成而臣得駿奔其間
國之大度臣之至榮也然臣竊觀其初微雨既降
而 陛下惕然寅畏憂形天顏既而天表之應步
自太室而瑞雪紛至燎熏紫壇而雲物開除肆青
丹鳳而月光清照此蓋 陛下一念之誠天應之
速也且夫雨暘者天也變雨而暘者 陛下之一
念也然則災祥雖在手天而變災為祥者實在乎

陛下矣然臣竊怪比年以來江湖之間水旱間作
陛下敕監司諭守臣損內帑之錢發大倉之粟所
以畏天憂民者盡矣而嘉氣未應豐年未屢此豈
天道之遠有所難格歟臣聞之易曰君子以自強
不息記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昔者唐
太宗即位之初元年饑二年蝗三年水宜其治之
難也然太宗聽魏證仁義之言黜封倫刑名之論
導人使諫勤而撫民未幾大稔米斗三錢蓋太宗
不以天之未應而少怠亦不以天之既應而自足
此其所以致正觀之隆也今以

陛下畏天之誠憂民之切以念郊祀雨暘之心為
念斯民水旱之心以郊祀三數日寅畏之心為純
亦不已之心聖心不息天意自格變水旱為豐穰
銷氛祲為泰和豈特致正觀之治而已臣不勝愚
忠取進止

癸巳輪對第二劄子

臣恭惟太祖創業太宗繼之真宗仁宗守

之四聖相承所以酌百王之制立一代之法雖堯
舜復起不能易也有王安石變法而天下始弊自
章惇蔡卞和之而天下始亂光堯中興盡復舊

貫 陛下紹統一遵家法社稷之福然臣竊聞乾
道新書猶有抵牾 陛下有命每修飾之臣嘗思
抵牾之說大槩有二有因一人之請而改法者如
利害劄子是也有徇一人之欲而改法者如援例
陳請是也且夫陳利害者志在於對揚之塞責而
已或聞之道塗或假之他人豈可輕信其請哉援
旧例者志在於恩紀之僥倖而已或不應得而得
或不應貸而貸豈可輕徇其欲哉臣願

陛下深詔有司於修法之際凡有此類乞如范仲
淹之論凡百官起請條貫令中書會議必可經久

方得施行如事于刑名更令大理寺官參詳之如此則 祖 宗之法庶盡復其旧矣臣又聞之立法不如守法今新法再修之後臣願 陛下與大臣力持之於上凡法之所無者一皆執而不行又詔給舍臺諫之臣力糾之於下凡法之所無者一皆議而不阿有害吾法罪在必罰此又非特有司之事而已也取 進止

得臨漳陞辭第一劄子

臣仰惟 陛下聖心惻怛視民如傷知為民之蠹者莫大於貪吏有抵罪者必實典憲甚盛德也然

臣猶有愚見欲上裨 朝廷之未議臣聞將欲閉
不善之門必先開為善之路示以所畏者所以閉
不善之門也表以所慕者所以開為善之路也今
夫某貪吏某貪吏上之人從而刑之則貪者將懼
而曰貪不可為此所以閉不善之門也今夫某廉
吏某廉吏上之人從而舉之則廉者將勸而曰廉
不可不為此所以開為善之路也為善之路一開
不惟廉吏有所勸貪吏亦知所慕矣廉吏知所勸
則廉者衆貪吏知所慕則貪者革而為廉風俗一
變貪汙自戢臣願 陛下內委宰相侍從臺諫外

委監司太守歲舉廉吏一人必有實狀勿為虛美
無其人則闕之 陛下親擇甚尤者而旌異之或
增其秩或賜之金亦庶乎廉吏之俗盛貪吏之俗
衰矣惟 陛下財擇取進止

得臨漳陞辭第二劄子

臣竊聞比年大農廩食歲計每患諸路綱船不以
時至及其既至又多折閱二者之弊其咎安在臣
聞 國朝之法綱船不許住滯一時所過場務不
得檢稅蓋以舟不住則漕運之至者甚速稅不檢
則商販之微者可附雖無明條許其商販而法意

則稍許之矣大抵小人之情陷以利則喜而易使
奪其利則怨而難役有以利之則其用足無以利
之則其用窘利其私乃所以利於公也今則不然
綱運所過稅場類多苛留以檢稅為名冥搜細索
秋豪必征小人既無所利又無以為用不有以足
其私則不得不取於官於是飲食衣服之用資糧
扉屨之用不盜舟中之米將焉取之綱運之至多
不以時既至而又多折閱其原蓋出於此臣聞蘓
軾在揚州日陳綱運弊請罷緣路隨舩檢稅臣愚
欲望
朝廷行下諸路綱運所過稅場不得苛

留以檢稅為名如有違戾去處必議其罪庶幾千艘銜尾月至中都無住滯折閱之弊取進止

甲辰以尚左郎官召還上殿第一劄子

臣聞安民莫如弭盜弭盜莫如素脩臣竊見天下郡邑有外砦巡檢或以鎮荒林或以扼險要者所以為弭盜之素脩也今則不然名為外砦而將士實居城中者若潮州之外砦惠州之外砦是也潮之外砦其地大抵茂林千里大木石罔在潮梅之兩間人行其中終日不逢居民不見天目盜藏其山而人莫之覺朝廷於此設一些者所以鎮其

荒林使盜不得而發也惠之外砦其地石皆崇山
前左大海其間僅通一路自循梅及潮三州來者
必由此塗朝廷於此設一些者所以扼其陰要
使盜不得而過也臣前任廣東提刑嘗因求盜經
從惠之外砦問其巡檢公廨則化為瓦礫之場矣
問其兵之屋廬則鞠為擗棘之墟矣問其將士所
在則皆居城中矣盜賊每起於山林而將士乃居
於城市此盜之所以無所畏忌也潮之外砦臣雖
未嘗至而見其將士亦皆居於城中臣嘗符下兩
州委守臣興修各砦廨舍官屋起發將士移屯復